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warm, golden-brown photograph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n the lower-left foreground, a large, ornate stone lion statue (shishi) is visible, facing right. The wall recedes into the distance under a hazy sky.

ZHONGGUO
QUANSHI

中国全史

[卷三]

远方出版社

全案策划：大 地

封面设计：福瑞来



ISBN 7-80595-975-7



9 787805 959757 >

ISBN 7-80595-975-7/K·27

全套定价：1280.00元（全48卷）

中国全史

主编
程思源

通史 卷三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丽娟

中国全史(通史卷)

主 编:程思源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900 千字

印 张:338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80595-975-7/K·27

定 价:1280.00 元(全 48 卷)

西汉纪事

平城之围

汉高祖六年（前 201 年）春，刘邦徙韩王信王太原，都晋阳（今山西太原），以备匈奴。不久，韩王信上书，请治马邑（今山西朔县），刘邦许之。秋天，匈奴大举入侵，困韩王信于马邑。信数次派使者至匈奴求和解。刘邦发兵援救，获悉韩王信与匈奴通使，便怀疑韩王信有二心，并致书责让说：“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韩信得书后大为恐惧，乃于九月和匈奴相约共攻汉，并以马邑降匈奴，而率军南窬句注山（今山西代县西北）以攻晋阳，攻下铜鞮（今山西沁县南），有直趋河南之势。

第二年，即高祖七年（前 200 年）冬十月，刘邦亲自率灌婴、靳歙等将步骑三十万北击韩王信；同时，又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率骑兵自代越霍人（今山西繁峙）西至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武泉（今内蒙古武川），骚扰匈奴后方，然后向南会师晋阳。

刘邦率军进至铜鞮即与韩王信军遭遇，汉军击败叛军，斩其将王喜。韩王信向晋阳退却，刘邦率步骑追击至晋阳，樊哙等军在收复马邑后前来会师，遂和韩王信军及匈奴军大战，又大败敌军，乘胜追击到楼烦（今山西西北部）、马邑等地，刘邦本人则

驻节晋阳。汉军在击败韩王信军后，再往北进，便与匈奴军直接冲突。韩王信北退后，退屯于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句注山北）。匈奴冒顿单于派其左右贤王各率万余骑兵增援韩王信，冒顿单于则亲自统帅三十余万骑兵屯于代谷（今河北蔚县以北至怀安一带）。韩王信得到匈奴的有力支援后，军力复振，又与其将领曼丘臣、王黄等共立赵国苗裔赵利为赵王，以扩大反汉势力。此时，刘邦率三十二万大军（大多为步兵）在晋阳，于十一月又发动攻势，击败韩王信及匈奴左右贤王军，并乘胜逐北。但适逢天寒大雪，汉军士卒被冻掉手指者十之二三。汉军克复马邑，楼烦等地后，刘邦便有一举克敌之心，因此，连续派出间谍侦察匈奴兵的动静。冒顿单于知道汉朝使者窥探其军，为引诱汉军深入，便将其壮士肥牛马等藏匿起来，而以老弱及羸畜示之于外。因此，汉军使者十余辈连续回报，皆言匈奴人马老弱可击。刘邦不放心，最后派刘敬往使匈奴以窥探，并不待刘敬回报，即驱兵北进。御史成劝刘邦说：“夫匈奴人之性，兽聚而鸟散，我们追踪他们如果追逐影子一般。今以陛下之盛德以攻匈奴，臣窃为陛下危之。”刘邦不听，即发三十二万大军全军北进，并自率领骑兵先进。越过句注山后，遇上刘敬返回。刘敬报告说：“两国相攻，本应夸耀而露其所长。如今臣往使匈奴，只见其羸瘠老弱，这必定是匈奴人故意露其所短，埋伏奇兵以诱我上当以争利。臣愚以为匈奴兵不可击。”此时，汉军正在急速前行中，刘邦不但不听，反而骂道：“齐虏（刘敬原是齐人）以口舌得官，如今乃敢妄言以沮吾军士气。”即命人将刘敬抓起来，械系于广武，而自己仍率骑兵疾进。及至平城（今山西大同），汉军步兵已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刘邦至平城后，即登上白登山上的白登台（在平城东北

三十里)，以窥望匈奴军。冒顿得知汉军已入平城，即纵其精骑三十万从四面围攻而至。汉军被围七日，粮饷不继，人马俱困。刘邦不得已，采用陈平的秘计，派使者偷偷贿赂单于阏氏。阏氏对冒顿说：“两主不相困。如今得到汉地，而单于最终也不能居之。而且，汉主也有神灵保佑。望单于明察。”冒顿单于本来与韩王信的将领王黄及赵利等期会，而王黄、赵利未能按时到达。冒顿因此怀疑他们和汉军暗中有密谋，便下令解开包围圈之一角。当时，正赶上天大雾，汉军方面使人往来，匈奴人没有发觉。陈平请令强弩加两矢外向，以防匈奴骑兵突击，然后从缺口突围而出。刘邦走出包围圈后，想策马急驰，赶快逃跑，大仆滕公夏侯婴执意慢慢前进，才未惊动匈奴兵。至平城，汉军大队人马也已赶到，冒顿遂率匈奴兵退去。汉军也撤回。

平城之围后，刘邦意识到汉朝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反击匈奴，便采纳刘敬的建议，一面与匈奴和亲，一面发展生产，积极备战。

和亲策

汉高祖八年（前199）二月，刘邦带着平城惨败后沮丧懊悔的心情，郁郁不乐地回到了都城长安。幸亏善解人主之意的丞相萧何督修的未央宫已经完工，望着那规模宏伟壮丽的宫殿建筑群，刘邦似乎多少寻回了一些面子，重新体味到做皇帝的威严；在美丽温柔的宠姬戚夫人的安抚下，刘邦激愤的情绪也逐渐地平静下来。然而，北境传来的消息却不那么美妙，在朝廷之中又掀起了一番波澜。

就在刘邦返回长安的途中，在平城之战中显威风的冒顿单于

又把攻击的锋芒对准了代国。刘邦之兄、代王刘喜惊得魂飞魄散，连抵御的念头都不曾转动一下，就仓皇弃国外逃，竟然抢先刘邦一步逃回京师。对于守土无能的兄长，刘邦囿于亲属情面，仅是废为列侯，而没有给予更为严厉的处罚。这一事件又一次震动了刘邦，面对匈奴嚣张的气焰和北境混乱的局势却苦无良策。就在刘邦忧心焦虑之时，刘敬却不失时机地献上了“和亲”之策。

刘敬作为刘邦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对于当时汉匈双方力量的对比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汉初天下初定，士卒疲惫不堪，而匈奴正处于强盛时期，不可以用武力征服；冒顿杀父自立，崇尚威力，又不可以用“仁义”说服。安抚匈奴最好的方法只能是“和亲”。刘敬或许是从陈平在平城之战时所献的“美人计”中获得某些灵感，建议刘邦将嫡长公主嫁与冒顿单于，再奉送丰厚的嫁妆，匈奴仰慕汉公主尊贵的身分，又贪图汉廷的财富，必然立公主为阏氏，生子必定为太子。这样，冒顿活着是陛下的子婿；死后，陛下的外孙继立为单于，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外孙敢与外祖父分庭抗礼的！他还特意告诫刘邦，如果不以嫡长公主和亲，而以宗室女冒充公主出嫁，一旦被匈奴得知真情，必定有害无益。刘敬这时大概又忘记了冒顿是如何残忍地射杀亲生父亲而登上单于宝座的，备受宠爱的阏氏又是如何被转送给东胡王的事实，怎么可能被婚姻的纽带束缚住手脚，俯首贴耳地向汉帝称臣呢！这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主张，刘邦在别无良策的情况下也只能全盘采纳，准备遣鲁元公主出塞，与匈奴和亲。不料，吕后可舍不得将唯一的亲生女儿送至“蛮夷”之地，投入冒顿的虎口，因此哭泣不止，刘邦不得已，只好另找一位宗室姑娘冒充公

主，命刘敬出使匈奴和亲。

汉高祖九年（前 198 年），刘敬奉命出使，与匈奴正式缔结和亲之约。除了以“公主”嫁与单于，厚赠奩资外，主要的条款有三项：一是每年都要奉送一定数量的金、絮、缯、酒、米、食物等物品；二是汉朝开放关市，准许汉匈双方物资交流；三是约为兄弟，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此后终高祖之世，中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至武帝元光二年（前 133 年）发动对匈奴战争时止，和亲是汉廷对匈奴的最基本的一项政策，一直实行六十多年的时间。

显然，汉初实行的和亲政策是在汉朝中央政府与匈奴地方政府在双方力量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下，不得不采取的委曲求全，以女子金帛来换取边境暂时安宁的政策。为了执行这一政策，汉廷曾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年都要向匈奴奉送大量的财物。虽然美其名曰：“和亲”，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贡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的物品已经不能满足匈奴贵族愈加贪婪的欲望，不仅贡纳的品种不断地增加，金帛絮丝等贵重物品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在汉初经济还十分不景气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当然，和亲的作用并不完全都是消极的，对于汉匈双方也有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关市的开通，匈奴用畜产品与汉民族地区交换农产品与手工制品，特别是金属器具，对于改变匈奴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结构以及对汉匈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民间的往来都有一定益处。汉匈双方结为兄弟，以长城为界，彼此自守，互不侵犯，这也是一项有利于两族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的明智措施。如果汉匈双方、尤其是匈奴当时能切实地遵守这些约定，对于消弭边境的紧张局势，使汉匈人民和平相处都是大有

益处的。

然而，对于汉朝君臣来说，此时的“和亲”是在平城之战惨败阴影的笼罩之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策，不仅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在历来恪守华夷之辨的汉人心理上也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汉文帝时，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在上疏陈述政事时说：汉天子为天下之首，而匈奴不过是天下之足，如今堂堂的中原大国竟然受制于人口不及汉地一大县的区区匈奴，这种本末倒置、足居首上的怪异现象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可为流涕叹息。这种深深潜伏在许多汉人中间对所谓“蛮夷”轻蔑的心理，连汉匈和亲时结为兄弟的约定从内心深处都不愿意接受，更何况汉廷每年还要向匈奴贡纳大量的财富，卑躬屈膝地乞求与匈奴和好呢！而在匈奴一方，长期的游牧狩猎生活，已经形成一种崇尚武力，恃强□弱，以攻侵掳掠为荣耀的民族性格。失败者本来就应该匍匐在胜利者的足下，贡献女子财富，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冒顿单于时击败东胡，老上单于时征服西域诸国，都是如此办理的。文帝六年（前174年），曾是汉朝宦官的中行说因为不满朝廷强迫其奉送宗室女至匈奴与老上单于和亲，到大漠后就归降匈奴，成为老上单于的亲信谋臣。他在反驳汉使对匈奴习俗的责难时说：匈奴从来都是以攻战为事业，本来就不需讲求什么礼义。汉廷每年须将向匈奴输送的缯、絮、米、麯（音聂，酿酒用的酒曲）准备好，数量要充足，质量应完好，何必喋喋不休地指责匈奴的习俗。否则，等到秋高气爽、牛肥马壮之时，匈奴的战马就要驰骋在中原，践踏汉人的庄稼了！言语虽然简略，意思却非常明确，表明所谓的“和亲”对匈奴也不存在着多少约束力。据史料记载，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时，汉朝多次以宗室女嫁与匈

奴冒顿、老上、军臣单于为阏氏，这些肩负“和亲”重任的汉族姑娘至匈奴后的命运如何，在史料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甚至连名字也无人知晓，仅此一端，就不难判断汉初和亲的效果如何了。

事实也是如此，就在刘敬赴匈奴约定和亲的同时，在北部边境上仍旧是狼烟滚滚，鼙鼓声声，韩王信与其部将赵利、王黄和匈奴联兵，屡次侵扰代、雁门、云中等边郡。高祖十年（前197年），被刘邦视为心腹将领、负责赵、代二地边防事宜的代相陈豨反叛，与王黄等联合匈奴攻掠边郡，迫使刘邦不得不拖着重病之身，再次亲赴北境讨伐豨。十二年，韩王信、陈豨之乱刚刚平定，燕王卢绾又因受到朝廷猜疑，率其家属、部下数千人投降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又与匈奴联兵侵掠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以东地区。匈奴与汉朝叛臣相互勾结，侵扰气焰更加炽盛。直至汉高祖刘邦去世，北部边境从东到西，战事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惠帝即位后，冒顿单于对于汉朝君臣似乎更不放在眼中。惠帝三年（前192年），冒顿单于致书实际主持汉廷朝政的吕后，自诩为“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的“孤愤之君”，宣称“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露骨地对汉廷进行威胁，并以极其侮慢的语言戏弄吕后。这样的一封“国书”，对于汉廷无疑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挑衅。吕后得书后异常震怒，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吕后的妹夫、勇将樊哙慷慨陈辞，愿率十万大军奋击匈奴；群臣为了阿谀吕后，也都随声附和。唯独中郎将季布痛斥樊哙说：“当年高祖三十万大军被困于平城时，樊哙也在军中，却无任何作为，而今怎么可能仅率十万大军就横行于匈奴呢？如今天下初

定，百姓疮痍未定，樊哙又欲妄动兵革，扰乱天下，罪不可赦！”在季布的全力规谏之下，吕后冷静下来，自觉并无把握战胜匈奴，于是令人回写一封措辞谦卑的信件作为答复，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冒顿单于，继续与匈奴和亲。在吕后统治时期，朝廷再也不复议出击匈奴之事。

文帝、景帝时期，尽管继续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每年都要忍受巨大的财政损失，把大量的财富通过和亲的方式转输到匈奴权贵的庭帐之中，但是仍然不能保障北方地区的安宁及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特别是制作精美的绾絮等物品进入匈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匈奴权贵们的贪欲。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当时位于北境的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代郡、上谷、辽东等郡，经常受到匈奴军队的侵掠，铁骑所到处，蹂躏庄稼，洗劫财产，杀戮吏民，抄掠人口，十分残暴。这种情况，正如文帝六年（前174年）答复冒顿单于书中所说：汉与匈奴结为兄弟，馈赠单于财物甚为丰厚；而不守盟约、间离兄弟之情的责任常常在匈奴一方。虽然如此，汉中央政府在国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异姓诸侯王被铲除，同姓诸侯王又取而代之，成为一股新的割据势力之后，所面临的是如何“削藩”与平定诸侯王武装反叛、巩固中央集权的问题，而应付匈奴的侵扰只能被摆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完全是采取一种消极防御的姿态。这就是文景时期在屡次遭受匈奴侵掠欺辱之后，却始终委屈求全，坚持与匈奴和亲的关键所在。

在汉初实施和亲政策的六十多年中，汉匈关系始终就处于既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边境冲突却又连绵不断；和亲约定不断被撕毁，又不断得以恢复的状态之中。这种欲战不能，欲和不亲的

现象，从汉匈战争的全过程观察，表明此时汉匈双方正处于战略上的对峙阶段。随着汉朝国力的全面恢复，英姿勃发的汉武帝即位后，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委屈求全的和亲政策延续下去了，报平城惨败之仇，雪吕后受辱耻，汉匈之间的战略决战也就势不可免了。

白马盟

汉高祖晚年的时候，宠爱了一个戚夫人、戚夫人生了孩子，叫做如意，被封为赵王。汉高祖老觉得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生性软弱，怕他将来干不了大事，倒是如意说话做事很像自己。因此，想改立如意为太子。

他曾经为这件事跟大臣们商量过，但大臣们都反对，连他一向敬重的张良也帮着吕后。请了当时很有名望的四个隐士叫“商山四皓”（就是白发老人的意思），来辅佐太子刘盈。汉高祖知道没法废掉太子，就对戚夫人说：“太子有了帮手，翅膀已经长硬了。没有法子改变了。”戚夫人也伤心得没法说。

汉高祖在讨伐英布的时候，胸部中了流箭。后来，伤势越来越厉害。有一次，有人偷偷地对他说：“樊哙（吕后的妹夫）和吕后串通一气，只等皇上一死，就打算杀掉戚夫人和赵王如意。”

汉高祖大怒，立即把陈平和将军周勃召进宫来，对他们说：“你们赶快到军营。立刻把樊哙的头砍下来见我。”

那时候，樊哙正带兵在燕国。陈平、周勃接受了命令，两人私下商量说：“樊哙功劳大，又是皇后的妹夫，咱们可不能随便杀他。这会儿皇上发火要杀他，以后万一后悔起来，怎么办？”

两人商量了一阵，把樊哙关在囚车里，送到长安，后来果然

被吕后释放。

汉高祖病重了，他把大臣召集在他跟前，又吩咐手下人宰了一匹白马，要大臣们歃血为盟。大伙儿当着高祖的面，放了血，起誓说：“从今以后，不是姓刘的不得封王，不是功臣不得封侯。违背这个盟约的，大家共同讨伐他。”

大臣们宣了誓，汉高祖才放下心。

汉高祖病越来越重了。他叫吕后进去，嘱咐后事。

吕后问他：“陛下百年之后，要是萧相国死了，谁可以接替他？”

汉高祖说：“可以让曹参接替。”

吕后又问：“曹参以后呢？”

汉高祖说：“王陵可以接替。不过王陵有点戇直，可以叫陈平帮助他。陈平有足够的智谋，但是不能独当一面。周勃为人厚道，办事慎重，只是不大懂得文墨。但是将来安定刘家天下的，还是靠周勃。”

吕后再问下去，汉高祖摇摇头说：“以后的事，就不是你能够知道的了。”

公元前 195 年，汉高祖死去。吕后把消息封锁起来，秘密把她的一个心腹大臣审食其找去，对他说：“大将们和先帝都是一起起兵的。他们在先帝手下已经不大甘心。如今先帝去世，更靠不住，不如把他们都杀了。”

审食其觉得这事不好办，就约吕后的哥哥吕释之做帮手。吕释之的儿子吕禄把这个秘密消息泄露给他的好朋友酈寄，酈寄又偷偷地告诉他父亲酈商。

酈商得知这消息，赶忙去找审食其，对他说：“听说皇上去

世已经四天。皇后不发丧，反倒打算杀害大臣。这样做，一定激起大臣和将军们的反抗，天下大乱不用说，只怕您的性命也保不住。”

审食其吓住了，忙去找吕后。吕后也觉得杀大臣这件事没有把握，就下了发丧的命令。

大臣们安葬了汉高祖，太子刘盈即位，就是汉惠帝。吕后就成了太后。

汉惠帝的确是个老实无能的人，一切听他母亲吕太后作主。吕太后大权在手，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她最痛恨的是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她先把戚夫人罚做奴隶。又派人把赵王如意从封地召回长安。

汉惠帝知道太后要害死弟弟如意，亲自把如意接到宫里，连吃饭睡觉都和他在一起，使吕太后没法下手。

有一天清晨，汉惠帝起床出外练习射箭。他想叫如意一起去，如意年轻贪睡，汉惠帝见他睡得很香，不忍叫醒他，自己出去了。等惠帝回宫，如意已经死在床上。惠帝知道弟弟是被毒死的，只好抱着尸首大哭一场。

吕太后杀了如意，还残酷地把戚夫人的手脚统统砍去。挖出她的两眼，逼她吃了哑药，把她扔在猪圈里。

汉惠帝瞧见戚夫人被太后折磨得这个样子，不禁放声大哭，还吓得生了一场大病，他派人向太后说：“这种事不是人干得出来的。我是太后的儿子，没有能力治理天下。”

打那以后，汉惠帝就不愿再过问朝廷的政事。

萧曹两相国

汉惠帝即位第二年，年老的相国萧何病重。汉惠帝亲自去探望他，还问他将来谁来接替他合适。

萧何不愿意表示意见，只说：“谁还能像陛下那样了解臣下呢？”

汉惠帝问他：“你看曹参怎么样？”

萧何和曹参早年都是沛县的官吏，跟随汉高祖一起起兵。两个人本来关系很好，后来曹参立了不少战功，可是他的地位比不上萧何。两个人就不那么和好。但是萧何知道曹参是个治国的人才，所以汉惠帝一提到他，他也表示赞成，说：“陛下的主意错了。有曹参接替，我死了也安心了。”

曹参本来是个将军，汉高祖封他长子刘肥做齐王的时候，叫曹参做齐相。那时候，天下刚安定下来，曹参到了齐国，召集齐地的父老和儒生一百多人，问他们应该怎样治理百姓。这些人说了一些意见，但是各有各有说法，不知听哪个才好。

后来，曹参打听到当地有一个挺有名望的隐士，叫盖公。曹参把他请了来，向他请教。这个盖公是相信黄老学说的（黄老就是把黄帝老子），主张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清静无为，让老百姓过安定的生活。

曹参依了盖公的话，尽可能不多去打扰百姓。他做了九年齐相，齐国所属的七十多座城都比较安定。

萧何一死，汉惠帝马上命令曹参进长安，接替做相国。曹参还是用盖公清静无为的办法，一切按照萧何已经规定的章程办事，什么也不变动。

有些大臣看曹参这种无所作为的样子，有点着急，也有的去找他，想帮他出点主意。但是他们一到曹参家里，曹参就请他们一起喝酒。要是有人在他跟前提起朝廷大事，他总是把话岔开，弄得别人没法开口。最后客人喝得醉醺醺地回去，什么也没有说。

汉惠帝看到曹相国这副样子，认为他是倚老卖老，瞧不起他，心里挺不踏实。

曹参的儿子曹窋，在皇宫里侍候惠帝。惠帝嘱咐他说：“你回家的时候，找个机会问问你父亲：高祖归了天，皇上那么年轻，国家大事全靠相国来主持。可您天天喝酒，不管事，这么下去，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呢？看你父亲怎么说。”

曹窋趁假期回家去的时候，就照惠帝的话一五一十跟曹参说了。

曹参一听，就上火了，他骂着说：“你这种毛孩子懂得个什么，国家大事也轮到你来噜苏。”说着，竟叫仆人拿板子来，把曹窋打了一顿。

曹窋莫名其妙地受了责打，非常委屈，回宫的时候当然向汉惠帝诉说了。汉惠帝也感到很不高兴。

第二天，曹参上朝的时候；惠帝就对他说：“曹窋跟你说的话，是我叫他说的，你打他干什么？”

曹参向惠帝请了罪，接着说：“请问陛下，您跟高祖比，哪一个更英明？”

汉惠帝说：“那还用说，我怎么能比得上高皇帝。”

曹参说：“我跟萧相国比较，哪一个能干？”

汉惠帝不禁微微一笑，说：“好像不如萧相国。”